

著者 梁啓超
主編者 王雲五

國學
叢書

陶

淵

明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自序

欲治文學史，宜先刺取各時代代表之作者，察其時代背景與夫身世所經歷，了解其特性及其思想之淵源及感受。吾夙有志於是，所從驚者衆，病未能也。客冬養痾家居，誦陶集自娛，輒成論陶一篇，陶年譜一篇，陶集考證一篇。更有陶集私定本，以吾所推證者重次其年月，其詩之有史蹟可稽者爲之解題。但未敢自信，僅將彼三篇布之云爾。論屈原一篇久寫成，中有欲改定者，且緩之。其覃及諸家，則視將來興之所至何如也。十二年四月一日，啓超記。

陶淵明

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

一

批評文藝有兩個著眼點：一是時代心理，二是作者個性。古代作家能設在作品中把他的個性活現出來的，屈原以後，我便數陶淵明。

漢朝的文學家——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之類，大抵以作「賦」著名。最傳誦的幾篇賦，都帶點子字書或類書的性質，很難在裏頭發見出什麼性靈。五言詩和樂府，雖然在漢時已經發生。但那些好的作品，大半不能得作者主名。李陵蘇武倡和詩之靠不住，固不消說。玉臺新詠裏頭所載枚乘傅毅各篇，文選便不記撰人名氏。可見現存的漢詩什有九和詩經的國風一樣，連撰人帶時代都

不甚分明。我們若貿貿然據後代選本所指派的人名，認定某首詩是某人所作，我覺得很危險。就令有幾首可以證實，然而片鱗單爪，也不能推定作者面目。所以兩漢四百年間文學界的個性作品，我雖不敢說是沒有，但我也不敢說有那幾家我們確實可以推論。

詩的家數應該從「建安七子」以後論起。七子中曹子建、王仲宣作品，比較的算最多。往後便數阮嗣宗、陸士衡、潘安仁、陶淵明、謝康樂、顏延年、鮑明遠、謝玄暉……等。這些人都有很豐富的資料供我們研究。但我以為想研究出一位文學家的個性，卻要他作品中含有下列兩種條件：第一，要「不共」。怎樣叫做不共呢？要他的作品完全脫離摹仿的套調，不是能和別人共有。就這一點論，像「建安七子」就難看出各人個性，曹子植、建兄弟、王仲宣、阮元瑜彼此都差不多。（也許是我學力淺，看不出他們的分別。）我們讀了只能看出「七子的詩風」，很難看出那一位的詩格。第二，要「真」。怎樣纔算真呢？要絕無一點矯揉彫飾，把作者的實感，赤裸裸地全盤表現。就這一點論，像潘陸鮑謝都太注重詞藻了，總不免有點像塗脂抹粉的佳人，把真面目藏去幾分。所以我覺得唐以前的詩人，真能把他的個性整個端出來和我們相接觸的，只有阮步兵和陶彭澤兩個人，而陶尤為甘

脆鮮明。所以我最崇拜他而且大著膽批評他。但我於批評之前尙須聲明一句：這位先生身分太高了，原來用不著我們恭維。從前批評的人也很多，我所說的未必有多少能出古人以外。至於對不對更不敢自信了。

二

陶淵明生於東晉咸安二年壬申，卒於宋元嘉四年丁卯。（西紀三七二——四二七）他的曾祖是歷史上有名的陶侃。官至八州都督，封長沙郡公。在東晉各位名臣裏頭，算是氣魄最大品格最高的一個人。淵明命子詩頌揚他的功德，說道：『功遂辭歸，臨寵不忒。孰謂斯心，而近可得。』陶侃有很烜赫的功名，這詩卻專崇拜他『功遂辭歸』這一點，可以見淵明少年志趣了。（命子詩是少作）他祖父和父親都做過太守。命子詩說他父親『寄跡風雲，寘茲愠喜。』想來也是一位胸襟很闊的人。他的外祖父孟嘉是陶侃女婿。——他的外祖母也即他的祖姑。淵明曾替孟嘉作傳，說他：『行不苟合，言無夸矜。未嘗有喜愠之容，好酣飲，逾多不亂，至於任懷得意，融然遠寄，傍若無人。』我們讀這

篇傳。覺得孟嘉活是一個淵明小影。淵明父母兩系都有這種遺傳，可見他那高尚人格，是從先天得來了。——以上說的是陶淵明的家世。

東晉一代政治，常常有悍將搆亂；跟著也有名將定亂。所以向來政象雖不甚佳，也還保持水平線以上的地位。到淵明時代卻不同了。謝安謝玄一輩名臣相繼彫謝。淵明二十歲到三十歲這十年間，都是會稽王司馬道子和他的兒子元顯柄國。很象清末慶親王奕劻和他兒子載振一般，招權納賄，弄得政界混濁不堪。各地擁兵將帥，互爭雄長。到淵明三十一歲時，桓玄把道子殺了，明年便篡位。跟著劉裕起兵討滅桓玄，像有點中興氣象。中間平南燕平姚秦，把百餘年間五胡蹂躪的山河，總算恢復一大半轉來。可惜劉裕做皇帝的心事太迫切，等不到完全成功，便引軍南歸，中原旋復陷沒。淵明五十歲那年，劉裕篡晉爲宋。過六年，淵明便死了。

淵明少年，母老家貧，想靠做官得點俸祿。當桓玄未篡位以前，曾做過劉牢之的參軍，約摸三年和劉裕是同僚。到劉裕討滅桓玄之後，又曾做過劉敬宣的參軍，又做過彭澤令，首尾僅一年多。從此便浩然歸去，終身不仕。有名的歸去來辭，便是那年所作。其時淵明不過三十四歲。蕭統作淵明傳謂

「自以曾祖晉世宰輔，恥復屈身後代。無宋高祖王業漸隆，不復肯仕。」其實淵明只是看不過當日仕途的混濁，不屑與那些熱官爲伍。倒不在乎劉裕的王業隆與不隆。若說專對劉裕嗎？淵明辭官那年，正是劉裕撥亂反正的第二年，何以見得他不能學陶侃之功遂辭歸，便料定他二十年後會篡位呢？本集戚士不遇賦的序文說道：「自真風告逝，大偽斯興。閭閻懈廉退之節，市朝驅易進之心。」當時士大夫浮華奔競，廉恥掃地，是淵明最痛心的事。他縱然沒有力量移風易俗，起碼也不肯同流合污，把自己人格喪掉。這是淵明棄官最主要的動機；從他的詩文中到處都看得出來。若說所爭在什麼姓司馬的姓劉的，未免把他看小了。——以上說的是陶淵明的時代。

北襟江，東南吸鄱陽湖。有「以雲爲衣」「萬古青濛濛」的五老峯；有「海風吹不斷，山月照還空」的香爐瀑布。到處溪聲，像賣弄他的「廣長舌」，無日無夜，幾千年在那裏說法。丹的黃的紫的綠的……雜花，四時不斷，像各各抖擻精神替山容打扮。清脆美麗的小鳥兒，這裏一羣，那裏一隊，成天價合奏音樂，卻看不見他們的歌舞劇場在何處。呵呵，這便是——一千多年來詩人謳歌的天國——廬山了。山麓的西南角——離歸宗寺約摸二十多里，一路上都是「溝塍刻鏤，原隰龍鱗，五穀

垂穎，桑麻鋪莖，『三里五里一個小村莊，那莊家人老的少的，村的俏的，早出晚歸做他的工作，像十分感覺人生的甜美。中間有一道溫泉，泉邊的草，像是有人天天梳剪他，蔥蒨整齊得可愛。那便是栗里——便是南村了。再過十來里，便是柴桑口。是那『雄姿英發』的周郎談笑破曹的策源地，也即絕代佳人陶淵明先生生長、釣游、永藏的地方了。我們國裏頭四川和江西兩省，向來是產生大文學家的所在。陶淵明便是代表江西文學第一個人——以上說的是陶淵明的鄉土。

三國兩晉以來之思想界，因為兩漢經生破碎支離的反動，加以時世喪亂的影響，發生所謂談玄學風，要從易經老莊裏頭找出一種人生觀。這種人生觀有點奇怪，一面極端的悲觀，一面從悲觀裏頭找快樂，我替他起一個名叫做「厭世的樂主義」。這種人生觀披折到根柢到底有無好處，另是一個問題。但當時應用這種人生觀的人，很給社會些不好影響，因為萬事看破了，實際上仍找不出個安心立命所在，十有九便趨於頹廢墮落一途。兩晉社會風尚之壞，未始不由此。同時另外有一種思潮從外國輸入的，便是佛教。佛教雖說漢末已經傳到中國，但認真研究教理組成系統，實自鳩摩羅什以後。羅什到中國，正當淵明辭官歸田那一年。（晉義熙元年苻秦光始五年）同時有一

位大師慧遠在廬山的東林結社說法三十多年。東林與淵明住的栗里，相隔不過二十多里。淵明和慧遠方外至交，常常來往。淵明本是儒家出身，律已甚嚴。從不肯有一毫苟且卑鄙放蕩的舉動。一面卻又受了當時玄學和慧遠一班佛教徒的影響，形成他自己獨得的人生見解，在他文學作品中充分表現出來。——以上說的是陶淵明那時的時代思潮。

三

陶淵明之沖遠高潔，盡人皆知。他的文學最大價值也在此。這一點容在下文詳論。但我們想觀出淵明整個人格，我以為有三點應先行特別注意：

第一●須知他是一位極熱烈極有豪氣的人。他說：

『憶我少壯時，無樂自欣豫。猛志逸四海，騫翮思遠翥。』詩雜

又說：

『少時壯且厲，撫劍獨行游。』古擬

這些詩都是寫自己少年心事，可見他本來意氣飛揚不可一世。中年以後，漸漸看得這惡社會沒有他施展的餘地了。他發出很感慨的悲音道：

『日。月。擲。人。去。有。志。不。獲。騁。感。此。懷。悲。悽。終。曉。不。能。靜。』詩雜

直到晚年，這點氣概也並不衰減。在極閑適的詩境中，常常露出些奇情壯思來，如讀山海經十三首裏說道：

『精。衛。銜。微。木。將。以。填。滄。海。刑。天。舞。干。戚。猛。志。固。常。在。』讀山海經

又說：

『夸父誕宏志，乃與日競走……餘跡寄鄧林，功竟在身後。』同上

讀山海經是集中最浪漫的作品，所以不知不覺把他的「潛在意識」衝動出來了。又如擬古九首裏頭的一首：

『辭家夙嚴駕，當往至無終。問君今何行，非商復非戎。聞有田子泰，節義爲士雄。其人久已死，鄉里習其風。生有高世名，既沒傳無窮。不學狂馳子，直在百年中。』

又如詠荆軻那首

『燕丹善養士，志在報強嬴。招集百夫良，歲暮得荆卿。君子死知己，提劍出燕京。素驥鳴廣陌，慷慨送我行。雄髮指危冠，猛氣衝長纓。飲饒易水上，四座列羣英。漸離擊悲筑，宋意唱高聲。蕭蕭哀風逝，淡淡寒波生。商音更流涕，羽奏壯士驚。心知去不歸，且有後世名。登車何時顧，飛蓋入秦庭。凌厲越萬里，逶迤過千城。圖窮事自至，豪主正怔營。惜哉劍術疎，奇功遂不成。其人雖已沒，千載有餘情。』

他所崇拜的是田疇、荆軻一流人，可以見他的性格是那一種路數了。朱晦庵說：『陶卻是有力，但詩健而意閑。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。』此語真能道著癢處。要之淵明是極熱血的人，若把他看成冷面厭世一派，那便大錯了。

第二須知他是一位纏綿悱惻最多情的人。讀集中祭程氏妹文、祭從弟敬遠文、與子儼等疏，可以看出他家庭骨肉間的情愛熱烈到什麼地步。因為文長，這裏不全引了。

他對於朋友的情愛，又真率，又穩摯。如移居篇寫的：

「春秋多佳日，登高賦新詩。過門更相呼，有酒斟酌之。農務各自歸，閑暇輒相思。相思則披衣，言笑無厭時……」

一種親厚甜美的情意，讀起來真活現紙上。他那「閑暇輒相思」的情緒，有停雲一首寫得最好。

「停雲，思親友也。罇湛新醪，園列初榮。願言弗從，歎息彌襟。」

「鶻鶻停雲，濛濛時雨。八表同昏，平路伊阻。靜寄東軒，春醪獨撫。良朋悠邈，搔首延佇。」

「停雲鶻鶻，時雨濛濛。八表同昏，平陸成江。有酒有酒，閑飲東窗。願言懷人，舟車靡從。」

「東園之樹，枝條再榮。競用新好，以招余情。人亦有言，日月于征。安得接席，說彼平生。」

「翩翩飛鳥，息我庭柯。斂翮閑止，好聲相和。豈無他人，念子實多。願言不獲，抱恨如何。」

這些詩真算得溫柔敦厚情深文明了。

集中送別之作不甚多。內中如答龐參軍的結句：「情通萬里外，形跡滯江山。君其愛體素，來會在今年。」只是很平淡的四句，讀去覺得比千尺的桃花潭水還情深哩。

集中寫男女情愛的詩，一首也沒有，因為他實在沒有這種事實。但他卻不是不能寫。閑情賦裏頭，願在衣而爲領……」底下一連疊十句「願在……而爲……」熨貼深刻，恐古今言情的豔句，也很少比得上。因爲他心苗上本來有極溫潤的情緒，所以要說便說得出。

宋以後批評陶詩的人，最恭維他「恥事二姓」，幾乎首首都是悼念故君之作。這種論調，我們是最不贊成的。但以那麼高節那麼多情的陶淵明，看不上那「欺人孤兒寡婦取天下」的新主，對於已覆滅的舊朝不勝眷戀，自然是情理內的事。依我看擬古九首，確是易代後傷時感事之作。內中兩首：

「榮榮牕下蘭，密密堂前柳。初與君別時，不謂行當久。出門萬里客，中道逢嘉友。未言心相醉，不在接杯酒。蘭枯柳亦衰，遂令此言負。多謝諸少年，相知不忠厚。意氣傾人命，離隔復何有。」

「仲春遘時雨，始雷發東隅。衆蟄各潛駭，草木從橫舒。翩翩新來燕，雙雙入我廬。先巢故尚在，相將還舊居。自從分別來，門庭日荒蕪。我心固匪石，君情定何如。」

這些詩都是從深痛幽怨發出來。個個字帶著淚痕，和祭妹文一樣的情操。顧亭林批評他道：「淡然

若忘於世，而感憤之懷，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，真也。」這話真能道出淵明真際了。

※

※

※

※

※

第三須知他是一位極嚴正——道德責任心極重的人。他對於身心修養，常常用功，不肯放鬆自己。集中有榮木一篇，自序云：『榮木，念將老也。日月推遷，已復九夏。總角聞道，白首無成。』那詩分四章，末兩章云：

「嗟予小子，稟茲固陋。徂年既流，業不增舊。志彼不舍，安此日富。我之懷矣，但焉內疚。」

先師遺訓，余豈云墜。四十無聞，斯不足畏。脂我名車，策我名驥。千里雖遙，孰敢不至。」

這首詩從詞句上看來，當然是四十歲以後所作。又飲酒篇「少年罕人事，游好在六經。行行向不惑，淹留竟無成。」雜詩「前塗當幾許，未知止泊處。古人惜寸陰，念此使人懼。」也是同一口吻。淵明得壽僅五十六歲，這些詩都是晚年作品。你看他進德的念頭，何等懇切，何等勇猛。許多有暮氣的少年，真該愧死了。

他雖生長在玄學佛學零團中，他一生得力處和用力處都在儒學。飲酒篇末章云：

「義農去我久，舉世少復真。汲汲魯中叟，彌縫使其淳。鳳鳥雖不至，禮樂暫得新。洙泗輟微響，漂流逮狂秦。詩書復何罪，一朝成灰塵。區區諸老翁，爲事誠殷勤。如何絕世下，六籍無一親。終日馳車走，不見所問津……」

當時那些談玄人物，滿嘴裏清靜無爲，滿腔裏聲色貨利。淵明對於這班人，最是痛心疾首。叫他們做「狂馳子」，說他們「終日馳車走，不見所問津」，簡單說，就是可憐他們整天價說的話絲毫受用不著。他有一首詩，對於當時那種病態的思想表示懷疑態度。說道：

「蒼蒼谷中樹，冬夏常如茲。年年見霜雪，誰謂不知時。厭聞世上語，結友到臨淄。稷下多談士，指彼決吾疑。裝束既有日，已與家人辭。行行停出門，還坐更自思。不畏道里長，但畏人我欺。萬一不合意，永爲世笑嗤。伊懷難具道，爲君作此詩。」（擬古）

這首詩和屈原的卜居用意差不多。只是表明自己有自己的見解，不願意隨人轉移。他又說：

「行止千萬端，誰知非與？是非苟相形，雷同共譽毀。三季多此事，達者似不爾。咄咄俗中愚，且當

從黃綺。」（飲酒）

這是對於當時那些「借曠達出鋒頭」的人施行總彈劾。他們是非雷同，說的天花亂墜；在淵明眼中，只算是「俗中愚」罷了。淵明自己怎麼樣呢？他只是平平實實將儒家話身體力行。他說：

「先師有遺訓，憂道不憂貧。瞻望邈難逮，轉欲志長勤。」（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）

又說：

「歷覽千載書，時時見遺烈。高操非所攀，謬得固窮節。」（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）

他一生品格立腳點，大略近於孟子所說：「有所不爲，『不屑不潔』的狷者。到後來操養純熟，便從這裏頭發現出人生真趣味來，若把他當作何晏王衍那一派放達名士看待，又大錯了。

以上三項，都是陶淵明全人格中潛伏的特性。先要看出這個，纔知道他外表特性的來歷。

四

淵明一世的生活，真算得最單調的了。老實說，他不過廬山底下一位赤貧的農民，耕田便是他唯一的事業。他這種生活，雖是從少年已定下志趣，但中間也還經過一兩回波折。因為他實在窮得

可憐，所以也會轉念頭想做官混飯喫。但這種勾當和他那『不屑不潔』的脾氣到底不能相容。他精神上很經過一番交戰，結果覺得做官混飯喫的苦痛，比捱餓的苦痛還厲害，他纔決然棄彼取此。有名的歸去來兮辭序，便是這段事實和這番心理的自白。其全文如下：

『余家貧，耕植不足以自給。幼稚盈室，餽無儲粟。生生所資，未見其術。親故多勸余爲長吏，脫然有懷，求之靡途。會有四方之事，諸侯以惠愛爲德；家叔以余貧苦，遂見用於小邑。於時風波未靜，心憚遠役。彭澤去家百里，公田之利，足以爲潤，故便求之。少日，眷然有歸與之情。何則？質性自然，非矯厲所得。飢凍雖切，違己交病。嘗從人事，皆口腹自役。於是悵然慷慨，深愧平生之志。猶望一稔，當斂裳宵逝。尋程氏妹喪於武昌，情在駿奔，自免去職。仲秋至冬，在官八十餘日，因事順心，命篇曰歸去來兮。乙巳歲十一月也。』

這篇小文，雖極簡單極平淡，卻是淵明全人格最忠實的表現。蘇東坡批評他道：『欲仕則仕，不以求之爲嫌；欲隱則隱，不以去之爲高。』這話對極了。古今名士，多半眼巴巴釘著富貴利祿，卻扭扭捏捏說不願意幹。論語說的『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』，這種醜態最爲可厭。再者，丟了官不做，也不算什